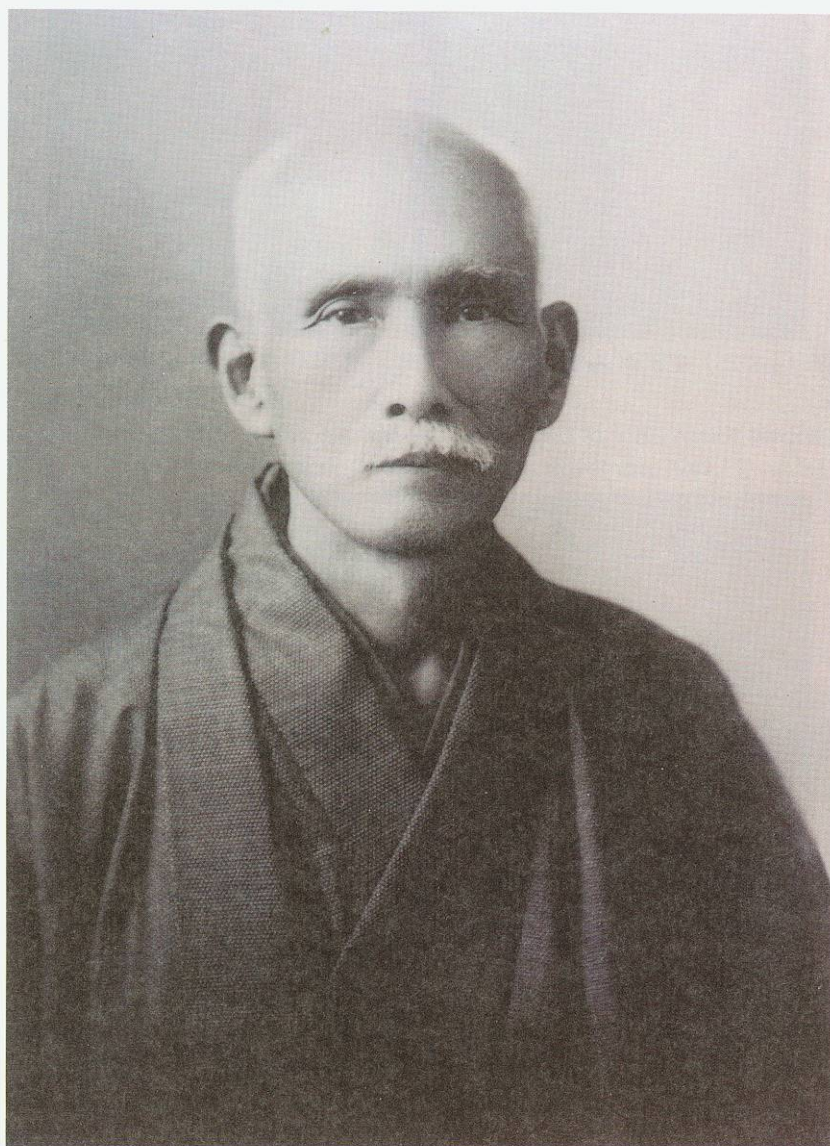


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Dedicated to
Naoyoshi Ogawa 小川尚義 (1869-1947)
the founding father of Formosan linguistics



The above photograph was kindly provided by Kazuko Ogawa 小川和子.

1. 前言

一般人的習慣是把中國境內的語言分爲漢語和非漢語兩大類。許多年前，中國語言學界就尊稱趙元任先生（1892~1982）爲「漢語語言學之父」，這是當年傅斯年先生送給趙先生的稱號。事隔多年，周法高先生又尊稱李方桂先生（1902~1987）爲「非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先生和李先生對中國語言學的傑出貢獻是國際公認的。他們兩位可說是中國境內語言學的先驅者，都可算是第一代的語言學家。第一代除了趙、李兩位而外，還有羅常培先生（1899~1959）。他們三位合作把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先生（Bernhard Karlgren）（1889-1979）的鉅著《中國音韻學研究》從法文譯成中文，是學術界的盛事。

至於台灣地區的語言學先驅者就不是中國人了，而是日本學者小川尚義教授（1869~1947）。若論年齡和輩份，小川甚至比起趙、羅、李三人都還要早。比小川晚一輩的淺井惠倫（1895~1969）才大致和趙、羅、李三人的年代相當。

2. 小川尚義奠定了台灣語言學的堅實基礎

台灣在 1895 割讓給日本，過了一年小川尚義教授就到台灣來了，直到 1936 退休，他才返回日本。這近四十年的時間，他都奉獻給台灣，從事語言教學和語言調查研究工作。前後四十年，他主要是調查和研究台灣地區的語言，包括漢語方言和南島語言。中間除了有一年半的時間（1916 年 12 月—1918 年 5 月）他到中國大陸（溯長江而上到漢口、也到福建調查了四個月）和南洋菲律賓、婆羅洲北部、馬來半島、緬甸、印尼等地，去收集和台灣地區有密切關係的語言資料。

他退休回到日本以後仍然繼續整理有關台灣南島語言的資料，陸續發表論文至少在六篇以上。很不幸地他的住宅遭到美軍轟炸擊中，他所蒐集的各種語言資料有一部分毀於炮火，但幸而他早有防備，事先把大部分的資料都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因而逃過此劫。一直到晚年他都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工作，可說是至死方休。我們若說他的一生都奉獻給台灣的學術研究，絕不爲過。

令人遺憾的是他的卓越貢獻，在他生前國際學術界幾乎完全不知道，他的創獲並沒有受到當時國際學術界應有的肯定。例如，德國學者田樸夫 Otto Dempwolff（1934-38）的南島語言比較研究鉅著竟然都沒有引用小川的研究成果，造成南島語言學史上的一大憾事。他的創見要等到他死後十多年，才引起美國名南島語言學者戴恩 Isidore Dyen（1965）的注意，並向西方學術界介紹。此後，凡是南島語言比較研究學者如挪威的達爾 Otto Dahl，美國的白樂思 Robert Blust，伍爾夫 John Wolff，帥德樂 Stanley Starosta，雷德 Lawrence Reid，澳洲的羅斯 Malcolm Ross 等

人都很重視台灣南島語言的各種資料和現象。

語言學是一個冷門的學問，南島語言學更是冷門中的冷門。從事冷門的學術研究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尤其難得的是，小川教授一生都在寂寞中度過。他的創獲雖然重要，當年卻得不到學術界的回響，只有極少數日本學者，如馬淵東一，才稍微知道他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小川卻能秉持對純學術的良知和愛好，一直堅持下去，這種精神確實值得我們的欽佩。何以他生前沒得到國際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和尊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著作全部都用日文發表，沒有一篇用外文發表。因此，他在國際的知名度卻反而不如淺井惠倫、馬淵東一這幾位同是日本學者但都有一些論文用英文發表。他的研究工作也沒有受到當局和權威方面的保護或鼓勵，因為他研究的對象並不是比較熱門的中國北方官話或通行南洋的馬來語（馬淵 1948）。稍可安慰他的一件事是，他和淺井合著的專書《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在 1936 年榮獲「恩賜賞」（日本天皇獎）。儘管他的學術貢獻並不為當時國際學術界所知，但他對於國際學術界的動態和進展卻非常注意，也瞭如指掌。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前後花了十年的時間，都還沒完成。他自題詩道：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小川教授對台灣語言的研究工作卻是前後有五十年之久，比起曹雪芹的創作更是艱苦備嘗了。他當年所冒的危險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二十多年前我在中研院史語所講論會上做研究報告時，曾引用上面這句話來比喻我對台灣南島語言研究的狀況。當時李方桂師也在座，他只是微微一笑。現在想起來，比起小川教授的畢生五十年不斷的研究，方桂師也是畢生五十年對傣語的比較研究，我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台灣語言學的基礎是由小川教授一手奠定的，包括台灣地區的漢語方言調查（參見他的《日台大辭典》（1907）和《台日大辭典》（上卷 1931, 下卷 1932）各上下二卷）和各種南島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

台灣地區的南島語言種類繁多，大約有二十多種，彼此差異很大。在荷蘭據台時期（1624~1662）的短短 38 年當中，荷蘭傳教士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珍貴的平埔族語言資料，包括西拉雅和法佛朗語。可是在清朝治台二百多年間（1683~1895）卻沒有為我們留下多少語言資料。真正為台灣地區的語言最早做有計劃的調查研究的是在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由小川尚義（於 1896 年底來台）他一人單獨進行的。正如馬淵（1948）所說的，「小川教授就是以當時似可稱為台灣唯一語言專家的身分，在這幾乎未有人開拓的荒野上，揮下了第一鋤。」（余萬居譯）。那時語言學還沒有獨立成為一個學科，語音學還在起步的階段，因此小川還要摸索

如何用正確的語音符號去記錄實際的語言。從 1897 到 1926 年近三十年的時間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教學日語（就是當時所稱的「國語」）和研究台灣閩南方言，主要的成果是編纂出版了《日台大辭典》（1907）、《台日大辭典》（1931, 1932）和《新訂日台大辭典》（1938）三大部工具書。

他積極對於台灣南島語言進行調查研究的是在 1926 年以後，之前他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說比較零碎，所發表的論文雖有十多篇，但真正有份量的並不多。1930~1935 這五年間可說是豐收期，在這段時間他出版了三本袖珍小辭典（排灣、泰雅、阿美）和好幾篇重要的學術論文。他和淺井惠倫合作出版了劃時代的鉅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內容包括所有高山族語言，由小川負責：泰雅、賽夏、魯凱（大南社、taramakaw 社）、排灣、卑南、阿美等七種語言，而由淺井負責賽德克、布農、鄒、卡那卡那富、沙阿魯阿、魯凱（下三社）、雅美等七種語言的語法概說及文本（texts），共 783+55 頁。這段期間他所發表的好幾篇論文都是有很重要的發現和創見：

（一）小舌音 q 和舌根音 k 在排灣語及其他一些台灣南島語言顯然有別，可是在台灣地區以外 q 音大都已變成 h、ʁ 或ʔ，或完全丟失。這種分別應該上推到古南島語（他當時管它叫做印度尼西安語）。

（二）台灣南島語大都像排灣語一樣的區分 ts 類音和舌尖塞音 t，他把 t 叫做 t₁，ts 類音叫做 t₂。這種分別在台灣地區以外的語言全部都已消失了，可見台灣地區的語言保存了古語的特徵。同樣地，台灣地區的語言還保存另外兩種分別：一個是 d₁ 和 d₂ 的不同，另一個是 n₁ 和 n₂（語音上多為邊音 l），而這種區別在台灣地區以外也大都已消失了。第一種和第二種 d 在南洋的語言都一樣是 d，但根據台灣第二種類型的 d（d₂）據他推測原為捲舌音。第一種和第二種 n 在南洋群島的語言都是相同，大致都只是 n，但在台灣第二種 n 多為邊音 l，ɭ，少數為擦音 ʁ 或 ð。

（三）南洋群島的語言都只有一種舌尖擦音 s，然而台灣地區的語言卻反映有兩種不同類型的 s。第一種類型各地區大致相同，但是第二種只有台灣地區的語言才保存為 s 音，在其他地區或變作 h 或消失。

（四）台灣地區的語言 r₁ 對應於南洋群島語言的 r，l，d，即 RLD 法則；r₂ 對應於南洋群島語言的 r，g，h，即 RGH 法則。

（五）台灣地區的語言保存不少構詞和句法上的特徵。

小川把動詞分為兩大類，其中之一就是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名物化的（nominalize）動詞。第一類動詞以主事者當主格，稱為「主體主」，第二類動詞以主事者當屬格，可細分為三種：(1) 以受事者當主格，稱為「客體主」，(2) 以

處所當主格，稱為「位置主」，(3) 以工具為主格，稱為「工具主」。此外，他又把動詞的變化類型分為「現實式」(realis) 與「非現實式」(irrealis)。

根據馬淵教授(1948)的追悼文，小川大規模調查台灣南島語言時，他年紀已經不小了(大約 61 歲)，他的聽力已經退化了，不太靈光了。可是一到調查記音的時候，他的辨音能力就變得非常靈敏，即使微細的差別，他也能分辨得清清楚楚，使當時比他年輕 26 歲的淺井惠倫大為驚服。這件事使我想起 1993 年元旦那天，我帶著一群國際南島民族學者到東部去參觀訪問，年近 80 歲的戴恩 Isidore Dyen 教授對於聽卑南、阿美、魯凱、排灣等各種語言，其辨音能力確實使我們年輕一輩的非常歎服。我在 1970 年首次調查魯凱語大南方言，事後對照小川的記錄，就發現我的記音有不少的錯誤。在記音和分析各方面，我都從小川教授的著作(以至他未發表的稿件)中學到很多寶貴的知識和經驗。

從小川的事蹟中，我們可以領會到他做學問很有眼光，視野寬闊。他不僅調查研究台灣地區的語言，而且積極收集南洋和亞洲大陸的語言資料，以資比較。因此，他才能理出不同地區的主要差異，並且進一步判斷那些現象是原來古語就有的，那些才是後起的。他那些資料都是自己親手整理、抄寫的，並沒有助理幫忙。我們現在從事研究工作的人要比他幸運多了。如果我們的研究成果還趕不上他，那就太慚愧了。

本人跟日本的土田滋教授都從事台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工作有三、四十年之久，最能體會小川尚義的傑出貢獻。為了表示對他的崇高敬意，把我們兩人合編的《巴宰語詞典》(2001)奉獻給他。

日本人精神可佩的地方還不止此。日本所任命的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退休時，把他所收到的「餞別金」(按當時的慣例，在總督退休時，凡是擔任公職的人都要提撥一部分薪資來贈送給他作為「餞別金」)全數都捐出來，送給台北帝國大學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言語研究室作為調查研究費用。這一筆資金後來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對台灣高砂族進行了人類學和語言學的全面調查研究，五年後出版了兩部劃時代的重要著作：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1935)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和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的《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可見日本大官也相當重視學術文化工作，不但大公無私，而且有眼光，盼望我國大官也能有這樣的眼光和胸襟。

3. 小川對漢語研究的貢獻

最早對台灣做漢語方言(閩南語和客語)做普遍調查研究的也是小川教授。

他調查研究的主要成果都發表在他所出版的專書中。例如在他那部《日台大辭典》（1907）中所附的「台灣言語分布圖」，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圖，也是非常珍貴的一張圖，既詳細又精確。大約在一百年前，台灣還是農業社會型態，居民較少做大規模的遷徙，因此這張圖頗能反映早期閩客人從福建移民到台灣的聚落型態，它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那張地圖顯示當時的台灣閩客語分佈，跟他後來在 1935 年出版的專書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同樣地都是第一張。在閩客語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所做的工作不但多，而且品質也都很高。

爲了瞭解閩客語在漢語史中的地位，他廣泛地收集了各種漢語方言資料，而且親自到中國大陸去實地調查，包括長江中下流跟福建等地。他所做的漢字音比較研究（1907），就是採用西方發展出來的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跟歷史比較方法。他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包括各種漢語方言以及漢字域外譯音的資料，也是漢語語言學史上最先做出來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比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 1915 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還早了八年（參見洪惟仁 1994）。因此，小川不僅是台灣語言學先驅，他也是漢語史和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開拓者。他就是最先引進西方的現代語言學方法來研究漢語跟南島語言的最大功臣。他的學術研究品質是國際一流的，可是他的傑出貢獻在當時的國際學術界並不知情，而沒有善加引用，實在令人惋惜。

雖然小川對於台灣南島語和漢語這兩大領域的研究都是開拓性的，但他一生澹泊名利，儘管他的著述極爲豐富，除了他所發表的數十篇論文以外，他負責編著的好幾部專書都不是用他的名義出版的；大部頭的書《日台大辭典》（1907）、《台日大辭典》（1931, 1932）和《新訂日台大辭典》（1938），較小部頭的辭書《日台小字典》（1898）、《日台小辭典》（1908）和《台日小辭典》（1932），都是以「台灣總督府」的名義出版。他跟淺井合寫的鉅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也只是以「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的名義出版。如果不看序文或編輯說明，我們無從知道這些專書的真的著作人就是小川尚義教授而埋沒了他的功績（參見洪惟仁前引文）。

4. 小川的台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資料

大約一百年前小川就開始著手調查研究台灣南島語言了。在那個時代仍有少數平埔族語言日常仍在正常地使用，包括巴宰語、邵語、噶瑪蘭語；此外還有一些平埔族語言雖然日常已經不講，但仍有一些老人還記得一些話。因此他當時的記錄就成爲非常珍貴的語言資料了。他生前雖然發表了不少重要的論文跟專書，但是仍有大量的田野調查筆記未及整理出來，另有一些未發表的稿件未及出版他

就去世了（1947 年 11 月 20 日）。

他那一批珍貴的語言資料到哪裡去了呢？據了解，他去世後，大約在 1950 年，在名古屋南山大學任教的淺井惠倫教授要求校方取得全部遺稿。大約在三十年前（1975），我曾寫給日本名人類學家馬淵東一教授，向他請教那一批資料的下落。他回信說：他在南山大學任教時向該校同事打聽過，卻不得要領。顯然淺井一個人獨佔使用，別人都無法看到。淺井於 1969 年去世之後，由於他的遺屬、同事、門生等的共同努力，把他的語言學資料全部都由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取得並收藏。事後土田教授發現，不僅是淺井個人所蒐集的台灣南島語言資料，而且有很多是小川所做的田野筆記，未發表稿件，以及不少相關的參考資料，同時也摻雜了其他資料，包括少數伊能嘉矩的手稿在內。根據那一批資料，後來土田教授整理出一部專書《西部平埔族語言比較詞彙表》（Tsuchida 1982，英文）出版，此外又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龜崙：台灣另一種南島語言？〉（Tsuchida 1985，英文）。

1999 年 6 月，我首次到東京外國語大學去看那一批資料。乘此機會，我跟土田教授聯袂到名古屋南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去看他們所保存的三大箱所謂淺井的資料。很意外地，我們發現那一批資料全部都是小川個人所留下的語言資料，真令我們非常驚喜。那一批珍貴的台灣南島語言資料被埋沒了半個世紀之久才又出土！沒有被當廢紙丟棄已是萬幸了！從那一次起，我每年都到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跟名古屋南山大學去一次，每次待個把禮拜，查閱那些語言，重要的也都影印攜回台北做整理跟分析。至今我們已在東京外國語大學出版了一部小川所整理的專書 *English-Favorlang Vocabulary*（2003），有本人的前言；另有一部也是小川整理的專書，《台灣蕃語蒐錄》，我們已輸入電腦，長七百六十多頁，在不久的將來也要出版。本人跟東京外國語大學以及名古屋南山大學合作執行了一個專題研究計畫，「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對台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資料」，為期三年（2001/7/1~2004/6/30），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資助。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也瞭解那一批資料的重要性，已把絕大部分的資料（含東京跟名古屋的）都掃描並上網，也把我所整理出來的目錄及各件主要內容說明都上了網，以方便有興趣的學者隨時上去查尋（網址為 <http://jcs.aa.tufs.ac.jp/Asai>，查目錄的網址為 <http://jcs.aa.tufs.ac.jp/Asai/catalog/>）。

參考資料

1. 小川生平略歷

原籍：日本松山市出淵町 1 丁目 27 之 2 番地。

出生地：四國島伊予國溫泉郡。

出生：明治二 (1869) 年二月九日。

1893.06.09 第一高等中學校畢業。

1896.07.10 東京文化大學博言學科（語言學系）畢業。

1896.10.26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編輯事務專員。同年 12 月初來台灣。

1899.03.29 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

1901.05.07 總督府編輯官。

1905.09.30 兼任總督府國語（日語）學校教授。

1909.06.04 兼任總督府視（督）學官。

1911.10.16 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編修課表。

1918.04.22 總督府翻譯官、編輯官。

1919.09.16 兼任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講授以高砂族爲主的南方民族學）

1925.04.07 總督府圖書編輯事務專員。

1927.01.31 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的前身）創立準備事務專員。

1928.03.17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兼任講師。

1930.03.12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

1936.03.23 退休。回日本。

1936.06.01 獲天皇「恩賜賞」（因『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一著而獲獎）。

1947.11.20 在他的故鄉松山市逝世，享年 79 歲。

2. 小川尙義語言學著作目錄

1898 《日臺小辭典》。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

- 1899 〈蕃語研究の來歴〉，《蕃情研究會誌》2:1-6 (1899:4)。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¹ (1993):188-192。
- 1900a 〈台灣に於ける蕃人の數語〉，《蕃情研究會誌》3:69-70 (1900:1)。
- 1900b 〈台灣語語尾鼻音の記號に就て〉(稿本殘存・印刷済^米否^米不詳)。
- 1900c 字音假字用格(同上)。
- 1901 〈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民政部學務課》。
- 1902 〈キビショと云ふ語に就て〉，《台灣慣習記事》2.3:50-53 (1902:3)。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193-195。
- 1905 〈蕃語文書の斷片〉，《台灣教育會雜誌》39:17-20 (1905:6)。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196-199。
- 1905-7 〈數詞に就て〉，《台灣教育會雜誌》42:9-11 (1905:9), 43:12-15 (1905:10), 63:5-8 (1907:6), 64:6-9 (1907:7)。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00-209。
- 1906 〈台灣語に就て〉，《台灣協會會報》91:8-13 (1906:4)。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10-212。
- 1907 《日臺大辭典》。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
- 1908 〈「さる」という詞〉，《台灣教育會雜誌》70:5-7 (1908:1)。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13-215。
- 1910 〈キビショといふ語に就て〉，《人類學雜誌》25.286:147-150 (1910:1)。
- 1911 〈タイヤル蕃語の動詞の構造〉，《台灣教育會雜誌》110:9-11 (1911:5)。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16-219。
- 1916 〈日本と南洋〉，《台灣教育》173:28-30 (1916:11)。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20-222。
- 1917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wan). 617 pp. Taihoku.
- 1923 〈台灣的蕃語について〉，《台灣時報》49:6-23 (1923:10)。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23-234。
- 1930a 〈パイワン語に於ける q の音〉，《言語と文學》1:37-44 (1930:1)。

¹ 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 《台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市：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 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35-239。
- 1930b 《パイワン語集》。387 pp.。台北：台灣總督府（1930:3）。
- 1930c 〈パイワン語に於ける ts の音〉，《言語と文學》2:51-56 (1930:4)。
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40-242。
- 1930d 〈アボラング語について〉，《言語と文學》4:33-40 (1930:11)。
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43-257。
- 1930e 〈台灣の言語〉，《日本地理大系台灣篇》333-336。
- 1931a 《アタール語集》。台北：台灣總督府。
- 1931b 〈蕃語より見たる「イダル、チダル」〉，《言語と文學》6:33-39。
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58-262。
- 1931c 《臺日大辭典》上、下二卷。台灣總督府。
- 1932a 〈台灣蕃語の數詞用法の二例〉，In《金澤博士還曆紀念、東洋語學の研究》，573-579。東京：三省堂。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66-269。
- 1932b 〈土俗に關する蕃語の數例〉，《南方土俗》ND 1.4:1-6 (1932:4)。
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63-265。
- 1932c 《台日小辭典》。
- 1933 《アミ語集》。412 pp. (1933:6)。台北：台灣總督府。
- 1935a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台北：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 1935b 〈インドネシアン語に於ける台灣蕃語の位置〉，《日本學術協會報告》10.2:521-526。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70-276。
- 1938 《新訂日臺大辭典》上、下二卷。台灣總督府。
- 1939a 〈時に關する高砂族の語〉，《民族學研究》5.1:1-14。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77-290。
- 1939b 〈タロコの傳說〉，《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165-175。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91-298。
- 1940 〈Calamian 語と Agotaya 語〉，In《安藤正次教授還曆祝賀紀念論文集》，1215-1228。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299-306。
- 1942 〈台灣高砂族に於て「與へる」といふ言葉に（ふ）就て〉，《言

- 語研究》 GK 10-11:1-26。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307-326。
- 1943 〈台灣高砂族の語にて「臼」と「杵」といふ詞について〉，《民族學研究》New Series 1.1:12-18 and 1.2:38-46。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327-337。
- 1944 〈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る台灣高砂語の位置〉。In 太平洋協會，《太平洋圈民族と文化》上卷，451-503。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 (1993):338-380。
- 1999a 〈臺灣府誌に出でたる蕃語〉，《臺灣原住民研究》4:159-186。(edited by Shigeru Tsuchida)
- 1999b 〈臺灣蕃語の音韻變化〉，《臺灣原住民研究》4:187-192。(edited by Shigeru Tsuchida)
- 2003 *English-Favorlang Vocabulary*, edited by Paul Li. Asian and African Lexicon Series No.43,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 有關小川尚義的報導
- 小川晴江
- 1999 《米そして五十年》127pp. 名古屋：風媒社。
- 酒井 亨
- 1994 〈小川尚義—ある偉大台灣語學者故郷・松山〉《ふおるもさ》5:2-8

參考文獻

李壬癸 Li, Paul Jen-kuei

1996 〈台灣語言學先驅〉，《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240-244。宜蘭縣政府。

2000 Formosan language materials by Ogawa at Nanzan University. 《臺灣史研究》5.2:147-158. 日本譯文版本（土田滋譯）〈南山大學所藏小川尙義による台灣原住民諸語資料〉，《南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通信》8:2-7。

洪惟仁 Hung, Wei-ren

1994 〈小川尙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尙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台灣史研究》1.2:25-84。

Dyen, Isidore

1965 Formosan evidence for some new proto-Austronesian phonemes. *Lingua* 14:285-305.

Mabuchi, Tôichi 馬淵東一

1948 〈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民族學研究》13.2:160-169。

Ogawa, Naoyoshi 小川尙義

1907 〈日台大辭典緒言〉，《日台大辭典》，1-212。台灣總督府。

2003 *English-Favorlang Vocabulary*, edited by Paul Li. Asian and African Lexicon Series No.43,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Ogawa, Naoyoshi and Asai, Erin 小川尙義，淺井惠倫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The Myths and Traditions of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台北：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Taihoku: Taihoku Teikoku Daigaku Gengo-gaku Kenkyu-shitsu]。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70 〈故淺井惠倫教授とアウストロネシア言語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通信》10:2-4。

1982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 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報告 7，語學・文學論文集[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Tokyo, No.7]。

1985 Kulon: Yet an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60:1-59.

Utsurikawa, Nenzô (移川子之藏)

1935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The Formosan Natives: A Classificatory and Genealogical Study]。2 Vols.。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